

周末,三五好友相约来到龙湖畔,一览这八千亩荷塘的壮观。避开白日熙熙攘攘的游人,不乘船,不坐车,有夕阳的余辉相随,有多情的翠柳甩着她们的长发在微风中轻舞相伴,徒步沿湖畔而行,看明镜般的湖面时而有鱼儿跃出,听水花荡漾的旋律,心也随之荡漾开来。

沿湖畔前行,一缕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。循着那缕香气引颈眺望,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荷花尽在眼前!它们在温柔的晚风中轻轻地摇曳,妩媚还如白日的妩媚,娇艳还如白日的娇艳,妩媚和娇艳的背后,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柔,那是繁华退尽后的真实和自然,这时才感觉到它离我的心很近。风夹杂着一阵花香袭来,想起了诗人余光中的一句话:“清爽的香气染碧了我的肺叶”。现在我也有了这种染碧肺叶的感觉,这样的感觉只有在心情荡漾的时候,才会感觉到,因为它在心灵之上,在嗅觉之外。

循着花香疾步前行,行至跟前才发现:大而圆的荷叶你挨着我,我挤

着你,如一对对情侣般亲密。密密麻麻的荷叶绿油油的一片,好一个绿的海洋、翠的世界。那些怒放着荷花,毫不吝啬地挥洒着自己的芳香,炫耀着自己走向成熟的风姿。其间,几朵粉嘟嘟的花骨朵儿稀疏地高挺着,亭

龙湖畔闻荷花香

顾永磊

亭玉立犹如柔嫩羞怯的少女。还有些正含苞待放的荷花,它们好像在想着自己的心事,羞涩地四处张望。

我一直喜爱夏天的荷花,我喜欢看它轻盈地站立在水面上,像圣洁的女神,让人变得宁静。此时,这一片片的荷花,一阵阵的清香深深地打动我,吸引我,让我停住疲惫的双脚,痴痴地与她相望。此时与荷相望,如热恋的情人在用心灵对话,荷在问我,因何喜欢

俗话说,民以食为天。不论什么年代,“吃”都是人们的头等大事。但不同年代,吃的食品却大不一样。

我出生于1952年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能填饱肚子是每个人的最大愿望。那时,家家分的粮食吃不到半年就断炊了,粮食不够吃,就用野菜代替,蒸野菜、拌野菜、炒野菜、熬野菜,人们想尽办法多吃野菜,野菜成为村民的主食。母亲变着法子改善全家人的生活,她精打细算,一日三餐变两顿,早饭推迟吃,中午晚上一起吃;“干改稀”,不蒸馒头打稀饭,用她的话说,“囤尖省,日子长,囤底省,打饥荒”。

那时候,常年吃不到肉,蝉、青蛙成了人们解馋的对象。我经常同村里的伙计跑到河边去抓青蛙,有了收获,用小刀剥了皮,用水洗净,就地拾些柴火烧烤起来,往往青蛙还没有熟透,伙计们就你一只我一只抢起来。

1958年,村里办起大伙。人们盼望的好生活却没有来到。“红薯汤,红薯馍,离开了红薯不能活”,“早上的馍,火柴盒;中午的面条,捞不着”。饿急了,我和几个小伙伴去磨坊里磨磨眼里剩下的麸子吃。小手刚插入磨眼,就听到一个凶恶的声音:“你们胆子不小,竟敢来掏磨眼。”我们被训斥后叫来家长,回家后自然又被父母收拾一通。

曾经红火的腊月现在变得淡然无味,只剩下等待着春节带来的那点喜庆。人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漂泊,在节奏飞快的城市里过活,很少有人再郑重地提及自己的根在哪里。

几辆发往古镇的巴士在锈迹斑斑的站牌前,鸣着笛声,绕过了那个白雪飘零的十字路口。

这是婶婶过门的第一年,按老例,全家都要回去。爷爷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,屋里屋外地搬着成箱的礼包,额头上挂满了喜庆的汗珠,飘落的雪花中穿梭着他的身影,寂寥的空气里能清晰地听到他指挥的声音,响亮而激动。

屋檐下的几辆“回家”用的轿车整齐地排着队,大人们聚在车旁唠叨着什么;今年的大雪,孩子们的期末考试成绩,张家的儿子娶媳妇了,隔壁家的老人去世了……他们或叹息,或兴奋,或无可奈何。也有一些大人顶着呼啸的北风,有的是满脸的抱怨。孩子们也是这样,对于他们来说,家就是城市,生在这里长在这里,那个陌生的字眼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半点兴趣。

唯有老人们的眼神显得十分神往。

一家人带着沉甸甸的祝愿上路了。我没有和爷爷在同一辆车上,然而我能够想像到此时此刻他的面容会是如何难以捉摸。也许村边被白雪

1968年,我上初中住校,每周背一袋母亲为我准备的红薯面饼子,吃时交给学校伙房师傅加热,然后,舀一碗温缸的水,就着腌渍的辣椒就是一顿饭。冬天还好,到了夏季,带的主食过几天就会霉变,为了充饥,只好伸着脖子朝肚子里咽。

使我至今难以忘却的是我过生日的那一周,母亲特为我准备两个豆面

饮食的变化

牛腾明

葱花油饼和一个鸡蛋,对我说,“星期五是你的生日,到时吃了免灾。”当时,我感觉特别幸福,一直盼到周五。那天,同桌同学用一节面藕同我交易,条件是帮他做好数学作业。为了第一节藕我错过了吃饭的时间,走进厨房,找遍蒸笼,不见我的饭袋。向伙房师傅询问,他却表现出一脸的歉意和不知情。又饥又急的我反复打探,发现竟是我同班同学拿走了。我拉他去找老师,他流着泪对我说:“看在同学的面子上,你饶了我吧,我三餐没吃饭了,饿得实在受不了,就……”看着眼前这位可怜

的同学,我怎么也很不起来了,更没有勇气拉他去找老师,好像是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。

1988年秋季,我同一文友去省城送新闻稿件,路过一家西餐馆,就决定到这家饭馆里开开心洋菜。推开门,迎宾小姐笑容可掬。服务小姐给我们安排好座位后说:“先生吃沙拉还是吃汉堡,一份沙拉9元钱,不太贵。”

粉板上。”想到这里,我俩采取“三十六计”的“上计”,“走”。

走出餐馆,我俩相视而笑,文友对我说:“自古文人多寒酸,咱不是不愿吃西餐,囊中缺少人民币。”

现在回忆起这件事,觉得有些好笑。当时收入太少,要掏几十元买个饼,的确舍不得。

改革开放后,生活越来越好了。餐桌上更是如此,山珍海味应有尽有。去年同学聚会,一位从医的同学对我说:“珍肴百味病之根,粗茶淡饭保健康。”我一向认为自己的身体不错,但医院体检结果表明“中度脂肪肝”。同学们警告我:“注意,病是吃出来的。”

如今,为了万金难买的健康,面对高档豪华的盛宴,我不再羡慕不已;面对大鱼大肉的诱惑,我不再胡吃海喝。我开始有意躲饭局,开始寻觅绿色食品,开始追求延年益寿的健康生活方式。

建国60年来,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从吃不饱到吃饱,再到现在的蔬菜要吃无污染的,粮食要吃当年的,鱼虾要吃欢蹦乱跳的,肉禽要吃排酸的,花生油要吃非转基因的……健康饮食成为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建国60年来,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从吃不饱到吃饱,再到现在的蔬菜要吃无污染的,粮食要吃当年的,鱼虾要吃欢蹦乱跳的,肉禽要吃排酸的,花生油要吃非转基因的……健康饮食成为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记忆·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

朱传超

覆盖的田野中勾勒出了当年那个办事利落、雷厉风行的汉子,也许是破旧的磨房让他想起了曾经为生活奔波的艰辛,也许是因为这片土地的记忆太过残缺,以至于他一时间变成了一尊茫然的雕像……

在老家,爷爷奶奶喜欢坐在晒谷场边和乡亲们聊天,而我则是在一边无聊地听着,听他们讲无聊的辈分问题,听他们说农耕的故事,渐渐地,我

的田野,沿着泥泞的土埂向深处走着,不久便到了我们所要寻找的地方——祖坟。

几座布满荒草的坟墓伫立着,路边的几棵高大的白杨树是它们唯一的荫蔽,仿佛已经荒芜了几个世纪之久。那里面躺着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,及其他我连一面都没有见过的老祖辈们。我们听从爷爷的吩咐按规矩向祖坟行礼磕头,然后是放上祭品,

握着她的手,她嘴里却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名字,而我一时间面对这样一个枯瘦的老人,只是茫然不知所措,那时我只想我手心里的温度能温暖曾祖母的手掌,希望我的泪珠能像传说中天使的眼泪一样医好她的病。老人的眼神停留在我身上,她留恋这个懵懂的小孙子。

然而当我被领出病房的时候,我竟不知道那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曾祖母去世时我没能赶回去,后来听妈妈说她在去世的时候还念叨要好好照顾我。现在,那座坟墓永远伫立在了那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上,而那个和蔼的老人也永远停留在我幼小的记忆中。

风依旧吹着,爷爷带着大伙离开了祖坟。我回头望了一眼,粗壮的树干上几处嫩芽已经按捺不住地露了出来,那棵高大的白杨随风摇曳着,像是曾祖母又为我张开了那温柔的臂膀。

想起曾祖母在世时,我会走,她抱着我在盛夏的树阴下乘凉。周围都是绿得发亮的硕大的叶子,阳光会顺着叶的缝隙泻下来,她拉着我的小手,指一些花朵给我看,再告诉我它们是怎么长成的。等我长大了些,她的身体也不如以前那样硬朗了。爷爷奶奶会经常过来陪着她说话,就这样一直到她的肺病严重的时候。后来,她在住院的时候,我去看过她。我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她的床边,紧紧地



宏村印象

程鹏 文/图

深山古落景色新,
溪水潺潺绕家门;
村口巷尾池塘阔,
绿树游人入画魂。

双翼在霞光中抖动,让人生出无限遐想。我站在湖畔对着荷花痴呆地发笑,幻想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,想到了荷花与蜻蜓的必然牵连,不是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诗句吗?

此时,一群孩子的吵闹声让我停住了脚步。我站在湖畔一边赏荷,一边看那些稚嫩的孩童追逐蜻蜓,同时看到了我童年时的影子。日光如梭,我们都在渐渐远离童年,而时光带走的不仅仅是如水的岁月,还有一颗童心。曾几何时,理想越来越多,快乐却越来越远。孩子们快乐的笑声或许会惊扰了夏荷的清梦,但快乐的气息却可以感染每一朵盛开的荷花。

夏季固然炎热难耐,我们不妨来此享受一下这扑鼻而来的荷香,感受习习凉风,欣赏盛开的荷花,让快乐感染自己,自然也就凉爽了,心情也会好起来的。其实,快乐是可以感染的,但愿快乐的源泉如这万亩龙湖中静静的湖水,甘冽清纯,滋润着我们干渴的心田,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。

前天,酷热难耐,在一冷饮摊点打开冰箱,巧克力、豆沙、牛奶、脆皮,各种口味、各种形状的雪糕比比皆是。在五颜六色之中,我兴奋地找到了几根老冰棍儿,像见到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,惊喜瞬间袭上心头。买来吃了一口,满口顿时溢满了童年的味道……

夏天吃冰棍儿是童年里最奢侈、也是最幸福的事儿。那时的冰棍儿,白色透明,其实就是色素和白糖组合成的冰块,也没什么奶味,包装更为简单,一层薄薄的纸片上面写着“冰棍”,有的还有“清凉解渴、清爽甘甜”之类的广告语。价格也不贵,一般五分或一角钱一根,还在我们的消费范围之内。

一到夏天,在大街上,在学校门口,卖冰棍儿的人用自行车拉着木箱子,箱子上白漆黑字写着“冰棍、雪糕”,还吆喝着“雪糕雪糕,白糖雪糕”,有的还调侃地说“油炸的雪糕”,让人异常好奇。一到下课或放学时间,卖冰棍儿的边上就围满了小伙伴。一个收完钱,卖冰棍儿的打开木箱子,掀开裹着的白棉被,一股寒气便冒了出来,我们恨不得钻进箱子里清凉一把。

小时候,母亲总唠叨着冰棍儿不能多吃,吃多了会伤身体,再加上家里不富裕,手头积攒的硬币只能买方格本和铅笔之类的,吃冰棍儿的机会自然不多。每当看到小伙伴们买来冰棍儿,在阳光下伸长舌头一口口地舔着,我总馋得不住地咽口水。实在经不住诱惑,就掏出几个汗津津的硬币买一支,接过冰棍儿,总激动得嘴角翘翘的,小心翼翼地吧包装纸撕掉,舍不得扔,放在嘴里嚼嚼,因为上面还沾有不少甜味;拿在手里的冰棍,总是舍不得咬,含在嘴里,让那甜香味慢慢弥散在唇齿之间。那时候,幸福就是如此简单。

雪山风情



常思颖 摄

吃完了,剩下的木棍儿还“啾啾”地吸上几口,因为上面也有渗透的甜味儿。就这,还不能扔掉,伙计们会把木棍儿攒下来,当玩具玩。一到课外时间,大家拿着多少不等的木棍,玩着各种游戏,以谁赢的棍儿多为荣耀。现在还记得,班里的大个子黄斌赢了几百根,成为大家公认的“暴发户”,后来被班主任“搜身”,全扔到池塘里了。

不怕你笑话,那时伙计们吃冰棍儿是要“共享”的。班里谁要买了一支,总是和要好的伙计们同吃,一人咬上一口,剩下的则自己品尝。一旦遇到有的小伙伴一口下去咬得多,下次就再没人和他分享,他也会落上“老贫”的“臭名”。分享冰棍儿的事做不好还会引发矛盾,如果这次我让你吃了,下次你买了我没吃上,就会几天不理你,直到有一天主动还一口为止。如今给孩子们讲起这样的事,他们总会感到不可思议,但我们确实那样做了,而且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美好、纯真……

在老家,特别在收麦季节,作为勤工俭学的一项内容,大多数十二三岁的儿童都卖过冰棍儿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早早起床到十多里外的雪糕厂批发满箱一箱,骑着车子在各个村庄和麦场里游逛,天热口渴,自己却舍不得吃一根,现在想来,与卖炭翁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心理相同吧。晚上,数数一天下来挣的钱,小年纪就能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了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冰箱冰柜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,推着车子卖冰棍儿的人越来越少,冰棍儿也渐渐淡出了视线,但那像被琥珀凝固了的味道,却烙在了记忆深处。如今,各类雪糕琳琅满目,用料更充足,味道更纯正,但吃起来总也找不到儿时吃冰棍儿的甜蜜感觉。可能是如今生活中甜蜜的滋味太多了吧,我想。

小时候,母亲总唠叨着冰棍儿不能多吃,吃多了会伤身体,再加上家里不富裕,手头积攒的硬币只能买方格本和铅笔之类的,吃冰棍儿的机会自然不多。每当看到小伙伴们买来冰棍儿,在阳光下伸长舌头一口口地舔着,我总馋得不住地咽口水。实在经不住诱惑,就掏出几个汗津津的硬币买一支,接过冰棍儿,总激动得嘴角翘翘的,小心翼翼地吧包装纸撕掉,舍不得扔,放在嘴里嚼嚼,因为上面还沾有不少甜味;拿在手里的冰棍,总是舍不得咬,含在嘴里,让那甜香味慢慢弥散在唇齿之间。那时候,幸福就是如此简单。

小时候,母亲总唠叨着冰棍儿不能多吃,吃多了会伤身体,再加上家里不富裕,手头积攒的硬币只能买方格本和铅笔之类的,吃冰棍儿的机会自然不多。每当看到小伙伴们买来冰棍儿,在阳光下伸长舌头一口口地舔着,我总馋得不住地咽口水。实在经不住诱惑,就掏出几个汗津津的硬币买一支,接过冰棍儿,总激动得嘴角翘翘的,小心翼翼地吧包装纸撕掉,舍不得扔,放在嘴里嚼嚼,因为上面还沾有不少甜味;拿在手里的冰棍,总是舍不得咬,含在嘴里,让那甜香味慢慢弥散在唇齿之间。那时候,幸福就是如此简单。

满江红 祖国颂

——为建国六十周年而作
涂海深

万里河山,曾经过、多少雪霜。红旗下、仁人志士,跃马横枪。一副铁肩担正义,满腔热血洒沙场。赞英雄、拼地覆天翻,安国邦。

六十载,几沧桑;千帆过,正图强。叹神州飞变,不尽长江。主义相通通大道,科学发展富城乡。试可看、崛起共和国,惊四方!

污浊的空气
浮燥的气息
一群蚂蚁晃动着触须
在城市的上空交集
似乎在寻找
暴风雨来临之际的安逸

以奔跑的人群
在风雨中
迎着暴风雨的洗礼

在风雨中
迎着暴风雨的洗礼

在风雨中
迎着暴风雨的洗礼

在风雨中
迎着暴风雨的洗礼

美妙的乐曲

焦辉

家里人,看来是去村头凉快了。忽然一个念头在我心里发芽,瞬间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我飞快地伸手,抓起窗台上的一个蝈蝈笼,这时我的心似乎跳到嗓子眼了,我赶紧向门口跑去,在门口一下子撞到一个人,抬头,一张黑红的脸,是黑子叔,我真恨自己的手小,抓不住蝈蝈笼……我一溜烟跑回家,进屋,关门。我大口喘气,胸口发闷,双腿发软,汗如雨下。

在自己的小屋里,我脑袋一片空

白。椭圆形的蝈蝈笼正放在床的中央,里面一只翠绿色的蝈蝈,我撕扯着头发,一遍遍问自己:该怎么办呢?十二岁的我急得快要哭了,深深的悔恨蛇一样吐着芯子缠住我的心……

乡村的黄昏有丝丝的凉意,蜻蜓漫天飞,薄翅上有夕阳黄中透红的余辉,街上伙计们在欢笑嬉戏。我仍然看着蝈蝈呆若木鸡。“囉囉囉……”这

月夜望乡

许志敏

我带着星星、月亮一同散步
一不小心,回到了我的家乡
那片美丽的蔷薇花,此时正
和风拥抱在一起舞蹈
那枝头熟睡的鸟儿,此时正
在梦中重复一个少年的梦想

心里,有最柔软的泪水划过
眼里,有我无法想像的忧伤
一只鸟儿突然惊醒,悠然飞过
一个少年的愁肠百转

我的小石子呢?还有我葬过的花
我和小树一起唱的歌
它们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遗忘
把我遗忘了在美好之外,我找不到
通往幸福彼岸的路

那么就再一次拈花微笑吧
不要再想,谁是谁的交替
谁是谁的背负
若你心中一样感伤,就让我的
夜莺夜夜为你歌唱
我亲手栽种的百合花,为你送去
整个季节的芬芳

“上军哥家玩。”我惊恐不安,忙推饭碗说吃饱了要回屋看书。我逃也似的钻进小屋,闭门,却把耳朵贴到门缝上。

脚步声进院,“黑子来了。”“吃饭呢军哥,俺侄呢?”“回屋看书了,这孩子就爱书。”“我给侄子弄了个小玩意。”“看,还想着恁侄女,一起吃点。”“不了,嫂子,我还有事回去了。”脚步声出院。我在门后愣住了。

一会儿,父亲推门进来,我拿起书伴读。父亲说:“你黑子叔给你个玩意,好好看书。”父亲关上门走了。

在我的书桌上,放着一个用苇秆编成的笼子,里面静卧着一只翠绿色的蝈蝈,它此时正看着我,长长的触须左右晃动,忽然,它背上的短翅开始振动,悠扬、圆润、悦耳、美妙的乐曲,顷刻笼罩住我……

望着黑子叔送我的这只蝈蝈,我的心软软的似乎要融化了,是的,融化了,被这人世间最美妙的乐曲融化了,融化成清澈的泉水,融化成美丽的春花……

纷扰莫测的世界,正因为有了一首首美妙的乐曲才变得祥和而又美丽……